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9.002

王广涛、高韵茹：“安倍谋求长期政权的机制分析——基于选举政治学的视角”，《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13-23页。

WANG Guangtao, KAO Yunju, “The Pursuit of Abe’s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oral Politics”, *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9, 2018, pp.13-23.

# 安倍谋求长期政权的机制分析

## ——基于选举政治学的视角

王广涛<sup>1</sup> 高韵茹<sup>2</sup>

(1.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2.东吴大学,台北 11102)

**摘要:**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赢得众议院大选,日本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实现政权更替。此后自民党共经历两次参议院选举和两次众议院选举,在参、众两院都获得稳定多数议席。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从最初对“安倍短命内阁”的质疑转移到“安倍长期执政”可能性的探讨上。本文基于选举政治学的视角对安倍谋求长期政权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首先,安倍以及自民党在政策议题的设定上尽可能满足选民的需求,对于同选民相背离的政策议题则通过灵活操作的方式在选举进程中将其规避。其次,通过政党党首形象的比较发现,安倍作为自民党党首的稳定性以及在选民中间较高的情感偏好是其支持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最后,支持安倍以及自民党选民层次的广泛性和稳定性是安倍谋求长期政权的基础。

**关键词:** 安倍晋三; 日本政治; 自民党; 民主党; 投票行为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8)09-0013-11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党赢得众议院大选,日本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第二次实现政权更替。安倍就任首相之后,学术界和舆论界不乏对其内阁的悲观预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能否挣脱“一年一相”“短命内阁”的怪圈。<sup>①</sup>然而事实表明,安倍不仅实现了长期执政,自民党在其领导下也在接下来的几次大选中保持国会第一大党的优势,并且大

幅增加了同其他政党的距离。2017年3月5日,自民党通过党章修改决议案,对总裁的任期规定从“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为三年),修改为“连任不得超过三届”,为安倍晋三连任自民党总裁开了绿灯。<sup>②</sup>按照当前自民党在国会中的地位以及安倍内阁的高支持率,安倍极有可能会在2018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连任,其首相任期也将打破日本宪政史的记录。

收稿日期: 2017-10-28; 修订日期: 2018-03-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变迁的逻辑: 基于国内政治进程的分析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广涛(1986—),男,山东枣庄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 高韵茹(1991—),女,台湾台北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日本政治、比较政治。

① 增山幹高「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と二大政党制: 重複立候補と現職優位」『レヴェイアサン』(2013年,52号)、8-9頁。

② 「最長政権みすえ改憲戦略 自民党大会、総裁任期延長」『朝日新聞』(2017年3月6日、朝刊)。

安倍及其所领导的自民党为何能够实现长期执政?安倍长期执政是其内阁高支持率的必然结果,而高支持率有赖于安倍及其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sup>①</sup>是故,本文将会对安倍内阁高支持率的成因进行分析,通过政策议题操作、政党选举竞争以及选民的投票行为等选举政治因素来分析安倍谋取长期政权<sup>②</sup>的内在机理。

## 一、文献回顾

在进入文献回顾之前,有必要对“自民党长期政权”和“长命内阁”进行区分。所谓“自民党长期政权”指的是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占据国会第一大党席位,并且长期执政的现象,这一现象随着1993年自民党失去众议院多数议席而告终。自民党在短暂下野后不久又重新执政,一直持续到2009年民主党政权的诞生。<sup>③</sup>自民党长期政权并不意味着能够产生长期执政的内阁。与其他西方民主政体相比,日本的内阁更迭之频繁令人瞠目。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基本上延续着“一年一相”的悲剧,“短命内阁”的趋势只是到了小泉纯一郎和当前安倍晋三内阁才有所缓解。相比对“自民党长期政权”的多方考察,“长命内阁”因为本身稀缺而显得关注不够,这是本文考察安倍长期内阁的动机之一。

就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而言,安倍可实现长期执政的最直接原因是自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强势地位。日本作为议会制内阁制国家,政府首脑直接从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执政联盟)中产生。自民党过去也曾有过长期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先例,却很少产生“长命内阁”。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民党内部派阀割据,过去自民党籍首相的产生主要受派阀力量对比等政治传统的影响。1996年正式导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之后,派阀势力形成的温床——“中选举区”遭到废除,一般认为派阀势力也遭到了削弱。<sup>④</sup>然而吊诡的是,选举制度改革之后,各大派阀的实力(从议员数量和筹集政治资

金的能力来看)虽有所削弱,派阀数量不降反增,派阀力量对比和平衡依然是左右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sup>⑤</sup>此外,选举制度改革后的政治实践也表明,虽然自民党内各派阀的势力遭到了削弱,也没有因此诞生过太多长命内阁。<sup>⑥</sup>据此可以认为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与首相任期的长短并无直接联系,而要考察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还要从首相个人以及选民偏好等领域入手。<sup>⑦</sup>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认为,选民为了节约信息成本,往往会以政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标准进行投票,政党在一定时期内其意识形态具有稳定性,那么其选民的支持偏好也不容易发生变化。<sup>⑧</sup>近些年在日本争论的一个焦点是,选民对意识形态的自我认知是否必然地与支持政党相契合。自选举制度改革以

① 一般认为国会选举结果与内阁支持率呈正相关,但也不排除例外。例如,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一直维持了相对高的支持率,但是小泉时期的两次选举(2003年众议院选举,2004年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的席位较之前大幅减少,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安倍晋三引咎辞职,这并未影响到小泉的支持率。

② 目前日本学术界对安倍长期执政的讨论多以“安倍长期政权”表示,本文沿用这一表述,特此说明。

③ 讨论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研究很多,具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 Kent E. Calder, *Crisis and Compensatio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Japan, 1949—1986*,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日]斋藤淳著,杨帆,张帆译:《政治分肥:自民党长期政权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④ See Ellis S. Krauss and Robert J. Pekkanen,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LDF: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as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Kabashima Ikuo and Gill Steel, *Changing Politics in Jap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央公論新社,2017年)。

⑥ 小泉纯一郎或许是一个反例,事实上小泉是一个非典型的自民党政治家,他并非借助于自民党派阀的力量,而是以民粹主义(Populism)的舆论煽动来获得民众支持并实现连任的(即“小泉剧场”)。参见大嶽秀夫『小泉純一郎ポピュリズムの研究:その戦略と手法』(東洋経済新報社,2006年)。

⑦ 仅就宏观要素而言,除了政党和选举制度设计之外,经济增长也是不容忽视的变量,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领导人的任期呈正相关。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不考察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是基于变量控制的考虑。关于经济增长和日本首相任期的研究可参见李文:“日本首相任期与经济增长关联性分析”,《日本学刊》,2012年第3期,第42—56页。

⑧ Anthony Downs, *An Economical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7.

来,无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摇摆选民”或“中间选民”)数量增加以及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在选举过程中的影响力。例如,蒲岛郁夫和竹中佳彦的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日本选民在意识形态中的自我认知已经从左和右的两端向中间靠拢,进入21世纪以来,选民意识形态的自我认知的汇集点已经到达中间偏右的位置。<sup>①</sup>

在意识形态要素相对弱化的状况下,选民投票行为可能呈现的两种结果是,第一,选民的投票更多地将会向特定候选人的政策主张甚至政党领导人的个人形象或人格气质方向靠拢,这也为民粹主义(Populism)的诞生提供可能。<sup>②</sup>2001—2006年长期执政的小泉纯一郎算是一个典型。第二,选民更可能会将选票投给意识形态主张不那么极端,但又稍微靠右的候选人,这与当前日本政治的总体保守化但又没那么极端化的趋势相契合。

长期内阁的形成还跟首相权力的变化有关。<sup>③</sup>对首相权力的理解有如下两个维度:第一种基于个体视角,比如吉田茂、中曾根康弘、田中角荣等“克里斯马”型强人政治家,他们主要靠其政治手腕和人格魅力获得选民支持并实现政权稳定。第二种基于制度视角,即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增强首相的权力。日本独特的官僚体制导致政府内外决策受到各省厅(比如外务省、大藏省、通商产业省等)官僚的掣肘。自上个世纪桥本龙太郎内阁开始(1996—1998年),日本着力将决策的权力向首相集中,即所谓的“官邸主导”。

官邸主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首相的长期执政。信田智人认为,小泉内阁将内政和外交的诸多权限移至首相官邸是其长期内阁形成的关键因素。<sup>④</sup>但是,在桥本内阁之后,除小泉和当前安倍内阁以外,仍然没有出现长命内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首相权力的增加并不意味着首相可以长期执政。首相权力的增加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这里“首相”是作为制度机构的首相,而首相任期的长短在本文看来则是具体的和微观的。当考察安倍长期执政内

在机理的时候,首相权力的增加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注意安倍及其领导的自民党在竞选纲领、对选民投票行为的诱导等微观领域的策略。

已经有研究注意到政党竞选纲领以及竞选策略的不同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sup>⑤</sup>竹中佳彦等人指出,安倍在竞选策略中向经济领域的靠拢是其获得选民稳固支持的重要保证。<sup>⑥</sup>安倍虽然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但他在大选的时候却往往不太强调意识形态色彩过重的政治主张(比如强调安全保障和修改宪法等),而是以“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为卖点突出其对重振日本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将会在本文案例部分得到验证。另外,选民的支持偏好特别是对政党党首的支持程度、选民和候选人之间政策主张的差异以及自民党对这种差异的诱导和利用等微观层面的操作也会影响到自民党以及安倍本人的支持率。<sup>⑦</sup>最后,以选民为中心(年龄、学历、性别、居住地、意识形态等)来考察和分析自民党支持基础的研究是当前投票行为研究的主流。安倍政权作为现任政权,一些更细致的研究还有待跟进,这也是本文尝试以其作为分析对象,纳入政党选举策略、选民投

① 如果以从1到10表示从左到右的程度的话,日本选民自我意识形态的位置大概在5—6区间。蒲岛郁夫、竹中佳彦『イデオロギー』(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

② Andrew E. White, Douglas T. Kenrick, and Steven L. Neuberg, “Beauty at the Ballot Box: Disease Threats Predict Preferences for Physically Attractive Lead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24, No. 12, 2013, pp. 2429–2436.

③ 高安健将「自民党の組織構造と首相の権力」『選挙研究』(2014年,30卷2号),35–48頁。

④ See Tomohito Shinoda,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Power Shif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伊東光利、宮本太郎編『民主党政権の挑戦と挫折:その経験から何を学ぶか』(日本経済新聞社,2014年)。

⑥ 竹中佳彦、遠藤品久、ウィリー・ジョウ「有権者の脱イデオロギーと安倍政治」『レヴァイアサン』(2015年,57号),25–46頁。

⑦ 谷口将紀「日本における左右対立(2003—2014年):政治家・有権者調査を基に」『レヴァイアサン』(2015年,57号),9–24頁。

票行为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原因。<sup>①</sup>

长命内阁的实现是多方作用的结果,执政党的高支持率是实现长期执政的先决条件。所以,在本文接下来的分析中,不仅仅会考察党首的要素,同时还要考察自民党的支持率。通过对政党之间以及政党领导人之间的比较,来考察安倍谋求长期执政的内在机理。

## 二、数据来源、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在日本国会选举相关的调查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三大代表性调查研究数据库。它们分别是:日本选举研究(Japanese Election Study,简称JES)、阳光选举推进协会(明るい選挙推進協会)、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与朝日新闻社共同调查(下文简称“谷口-朝日调查”)。其中,日本选举研究的调查开始最早,也最具规模,但其民意调查的方式并不固定,对各类项目的测量不具有惯性,因此难以获得连贯的数据,本研究不予采纳。阳光选举推进协会的调查更加侧重于选民的人口社会学属性,比如对选民的出身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细节把握地较为准确,但是存在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是,本文写作所必需的2016年参议院选举的数据尚未公开,操作运用相对困难。开始于2003年的谷口-朝日调查在样本选择、问卷调查的设定上具有很好的持续性,同时该调查会在网站上随时更新调查数据,可以确保数据的实时性,故本文主要使用谷口-朝日调查的数据。<sup>②</sup>

本文主要的分析路径是对2012年12月至2017年10月之前的众参两院四次大选的结果进行考察,分析集中于政策议题与选民投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延伸出以下两点假设:第一,安倍政权在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与其议题的设定策略有关。政策议题上越接近选民偏好的政党,获得选民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政党党首越稳定、政策识别度越高,选民对其情感偏好越高,反之亦然。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利用选举研究中常用的回归分析考察变量间的联系,并考察选民投

票行为与政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首先以历届选举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为参考,观察选民与候选议员之间的立场差别,并分析产生差别的原因。其次,利用“情感温度计”(Feeling Thermometer)的测量方式,观察选民对于自民党、民主党及其党首情感偏好与其相关性,试图给当前安倍政权的稳定格局寻找自洽的解释。<sup>③</sup>最后,利用二元分位数回归模型(logistic model),考察自民党胜选的关键因素,并以《朝日新闻》的相关事实报道来验证统计结果。

## 三、政策议题分析

政策议题是国会选举中关注的焦点内容,各政党对政策议题的主张往往是左右选民投票行为的风向标。政策议题的设定、操作以及演变不仅可以直观地反应政党政策主张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选民偏好的走向。为了有效地观察议题走势,本文利用《朝日新闻》所搜集整理的资料共筛选出国防外交、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年金医疗、和平宪法、核电能源等六项议题类别。这六项议题在国会选举中因时期以及选举类型(众议院或参议院)而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每次选举中最具争议性的议题,透过这些议题可对民意管窥一二。

四次国会选举结束后所进行的民调如图1所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为年金医疗,其次依序为财政金融、国防外交、核电能源。其中,财政金融、年金医疗等议题在众议院选举时的关

① 对安倍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胜选原因的分析,具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 Gill Stee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Annals of Jap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4-1, pp. 37-58; Ryota Natori, “Does a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Lead to a Party Vote? The Decision of Japanese Voters”, *Jap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 2016, pp.15-28; 竹中佳彦「保革イデオロギーの影響と低下と年齢」『選挙研究』(2014年,30卷2号),5-18頁;关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可参见游博、张陆:“论日本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2期,第76-84页。

② 谷口-朝日调查的数据可参见, <http://www.masaki.j.u-tokyo.ac.jp/utas/utasindex.html>。

③ 2016年3月,民主党通过改组更名为“民进党”,民进党在2017年又分化重组为“国民民主党”“希望之党”等,本文为保持论述的延续性,依然采用旧称“民主党”。

关注度高于参议院选举;核电能源议题的关注度持续下降,和平宪法议题则持续上升。这表明民生问题依然是首要问题,安倍所打出“安倍经济学”的口号显然是正面回应了选民们的诉求。政策议题在众议院选举的受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参议院这可能跟“众议院优位制”有关。<sup>①</sup>核电能源议题关注度的持续下降一方面表明“东日本大地震”核泄漏危机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淡化,同时也表明选民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自民党坚持重启核电的政策。<sup>②</sup>和平宪法议题关注度的上升则直接受到自民党修宪主张的影响,选民也在无形之中开始关注宪法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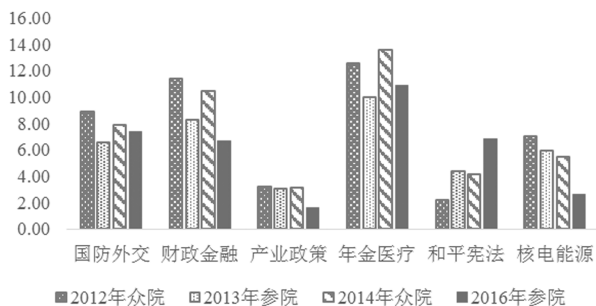


图1 选民对政策议题的关心程度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自民党籍候选人对政策议题的关心程度如图2所示。在众议院选举中由强到弱依次为国防外交、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年金医疗;参议院选举则较为关注于产业政策、年金医疗。相较于参议院选举,众议院选举时的议题关注程度明显更高,这跟前述众议院优位制有关,在此不再赘述。和平宪法、核电能源则不是自民党籍候选人所关注的议题类型,而产业政策、年金与医疗在这四次国会选举中,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这表明自民党意识到选民对政策议题的关注走向,并有意识地向选民的偏好靠近,但是对和平宪法以及核电能源政策议题,自民党一直讳莫如深,这是因为自民党在投票选举的关键时刻不太愿意触动宪法以及核电议题,以免招致选民的反对。图1和图2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年金医疗、财政金融以及产业政策领域,选民和自民党籍候选人的关心程度大致相同,但是在和平宪法、国防外交以及核电能源等议

题上二者存在明显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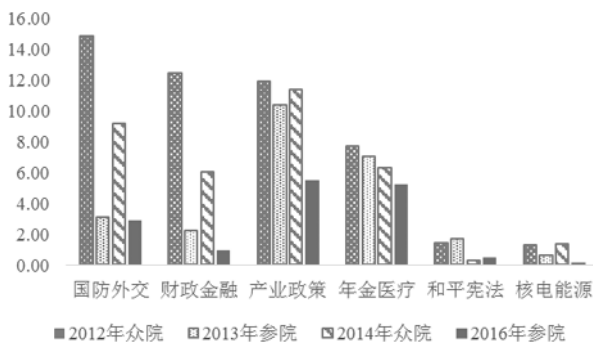


图2 自民党籍候选人对政策议题的关心程度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由于本文导入了政党竞争的变量,因此还有必要分析民主党籍候选人对政策议题的关心程度。如图3所示,民主党籍候选人除了明显地关注年金医疗议题之外,对其他议题的关心程度相对分散;在众议院选举时,关心程度依序为年金医疗、产业政策、财政金融,而参议院选举时,则为年金医疗、和平宪法、产业政策、核电能源。图1与图3相互比较,两者对年金医疗议题以及财政金融等议题都非常关注。将图2与图3相互比较,发现自民党籍与民主党籍候选人对于年金医疗议题的关注程度相当高,其次为产业政策。特别是众议院选举时,财政金融方面议题也会受到较多关注,但在宪法、核电与能源方面的议题,自民党籍候选人关心程度却不如民主党籍候选人。在参议院选举时,除了产业政策、年金医疗、国防外交议题以外,自民党籍候选人在其他议题方面并无过多表态,民主党籍议员则恰巧相反。总的来说,单纯从政策议题的角度导入政党竞争进行比较的话,自民党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同时也不能看出选民对二者的支持倾向,因此还有待于接下来通过其他渠道的比较予以呈现。

① 日本国会虽为两院制,但两院权限不等,从职权上而言,众议院拥有预算先议权(第六十条第一项),以及对内阁之信任与否的决议权(第六十九条)。

② 关于核危机及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影响可参见 Richard J. Samuels, 3.11: *Disaster and Change in Japa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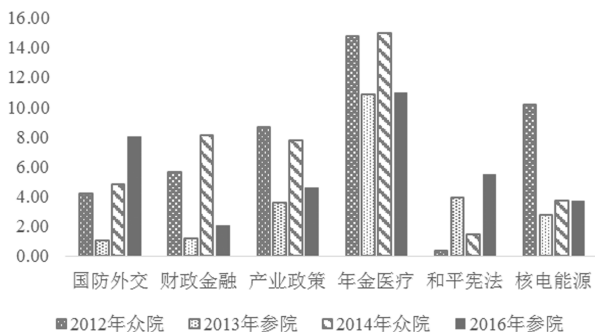


图3 民主党籍候选人对议题的关心程度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根据谷口-朝日调查呈现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选民和政治家在关心的议题领域略有出入,但整体来看对国内政治的关注显然高于对外政策,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显然高于宪法以及国防外交等议题。如果以国防外交(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等领域来定义意识形态的话,选民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明显。但是纵观安倍内阁这几年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防外交以及宪法等政策领域了。例如,安倍内阁在2013年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2015年又通过了颇具争议的“安保法案”,2017年又力推修改“共谋罪法案”,此外修改宪法也一直是安倍的政治目标。但是,这些意识形态色彩非常强的政策主张,却没有成为自民党排名前列的关心议题。这至少可以说明,安倍及其所领导的自民党善于操作和利用民意,在这些民意尚未达成共识或者尚未获得足够民意支持的领域,适逢大选的时候自民党籍候选人不会特别表现出来。

## 四、情感偏好分析

### 4.1 选民对政党的情感偏好比较

本节利用“情感温度计”的测量方式,考察选民对于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情感偏好程度。情感温度计并不仅是对候选人形象的简单评估,当选民对候选人进行整体评估时,除了对候选

人人格特质喜好程度外,也融入了对政党的认同、喜好与其所提出议题等看法。<sup>①</sup> 本节利用情感温度计的测量方式,10分表示非常喜欢,0分为非常不喜欢,5分则为中立或无感。统计结果如图4所示,整体而言,选民对自民党的偏好程度属于中位偏高,仍以态度中位者居多。其中,2013年参议院选举时有明显的高峰,这可能与选举日程、时机以及议题设定有关。2012年众议院选举投票日于2012年12月16日举行,2013年参议院选举则于2013年7月21日举行,两次选举相隔约7个月。对于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重新问鼎政权的安倍晋三而言,2012年众议院选举可谓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前哨战。换言之,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的话,紧接而来的参议院选举应该也是胜利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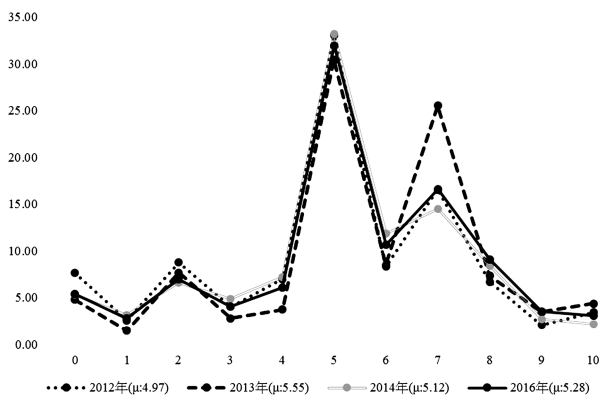


图4 选民对自民党的情感偏好(2012—2016年)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注:横轴表示情感温度,纵轴表示各情感温度所占百分比。

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过程中,安倍政权继承了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提出的“安倍经济学”议题口号,并且在2013年7月4日党首辩论会中强调将以“安倍经济学”为出发点,打破通货紧缩的困局,促进经济增长。<sup>②</sup> 选民因为对于经济低迷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于新安倍政权的期待,使得2013年参议院选举时对自民党的偏好

<sup>①</sup> 黄秀端:“候选人形象,候选人情感温度计与总统选民投票行为”,《台湾民主季刊》,2005年第4期,第1-30页。

<sup>②</sup> 「9党首討論会の主な発言 参院選きょう公示」『朝日新聞』(2013年7月4日、朝刊)。

程度有明显的提升,而后两次的选举虽无明显起伏,但整体而言在情感偏好方面仍为中位偏高。

相较于选民对自民党较高的情感偏好程度,选民对于民主党的情感偏好程度则为中位偏低水准(如图5所示)。以2012年众议院选举为例,由于2012年时值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年,灾后重建以及核电站的存废是各政党政策主张的焦点。各政党党首纷纷前往灾区探望灾情,当时执政的野田政权为了灾后重建五年内计划投入19兆日元,重点加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领域。然而,灾民居住、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领域的重建却一再迟缓,更不用说在渔业与农业等产业方面的重建。<sup>①</sup>在当时的选举过程中,民主党主打的议题,似乎具有规避争议性的企图,例如核电是否重启的讨论,民主党表示在未来三年内给出结论,并没有给选民明确的承诺。<sup>②</sup>

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党首讨论会上,时任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表示:“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政权存在很大的危险,而守护国民生活福祉就是我的主张”。<sup>③</sup>但是民主党在国民生活具体福祉上的政策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跟自民党清晰的政策纲领有明显不同。民主党本身并没有主打议题,上一节中对民主党籍候选人政策议题的考察也可以发现,其对政策议题的关注较为分散,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主党在政策领域无主张状态,而是站在对立角度以攻击自民党议题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不仅反映了民主党已经沦为在野党(以攻击执政党的政策为己任),同时也表明民主党没有能够足够吸引选民的政策主张。如图5所示,2012年与2013年两次国会选举的民调显示,选民对于民主党有很明显的不满,或许间接也表示选民对于2009年至2012年的民主党政权是失望的。在经历了2014年众议院选举和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之后,选民对民主党的情感偏好渐趋理性,开始向中位移动,但仍然处于偏左的位置。

#### 4.2 选民对政党党首的情感偏好比较

除了比较选民对政党的情感偏好之外,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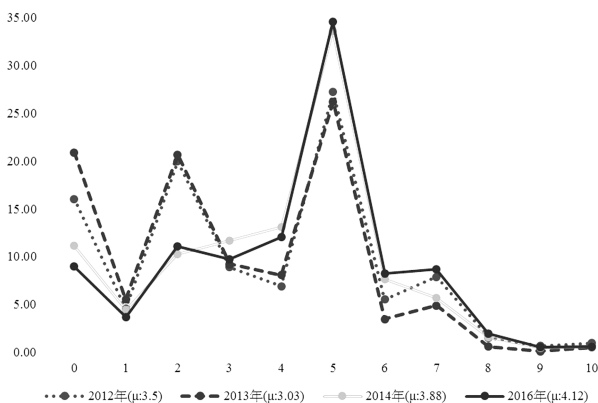


图5 选民对民主党的情感偏好(2012—2016年)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注:横轴表示情感温度,纵轴表示各情感温度所占百分比。

党党首是政党形象和政策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对党首的情感偏好也特别值得关注。比较图4和图6可以发现,整体而言选民对自民党以及自民党党首的情感偏好程度并无太大差异,两者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时皆呈现明显的峰值,但若以情感偏好程度的平均数来看,支持自民党的属于中位偏高(平均数介于5至5.6区间),支持自民党党首则属于中位偏低(平均数介于4.8至5.6区间),这表明那些支持自民党的选民未必全部支持安倍晋三。当然,考虑到这是2013年的数值,安倍刚就任首相不足一年,选民中间对“短命内阁”的担忧依然存在,而安倍此时也没拿出太让人信服的政策效果。但从近两次的国会选举来看,不论对自民党还是安倍本人,选民情感偏好皆趋向稳定上升趋势。

接下来分析选民对民主党以及民主党党首的情感偏好程度。从图表数据呈现的结果来看,二者基本吻合。以情感偏好程度的平均数来观察,选民对民主党的情感偏好较低(平均数介于3至4.1区间),对民主党党首的情感偏好也偏低(平均数介于3至4.1区间),从区间上来

① 「(公約を問う)憲法・復興と景気 改選派台頭、危ぶむ護憲派 総選挙」『朝日新聞』(2012年12月16日、朝刊)。

② 「自民公約、安倍色前面に 憲法改正・教科書検定改革 総選挙」『朝日新聞』(2012年11月21日、朝刊)。

③ 「9党首討論会の主な発言 参院選きょう公示」『朝日新聞』(2013年7月4日、朝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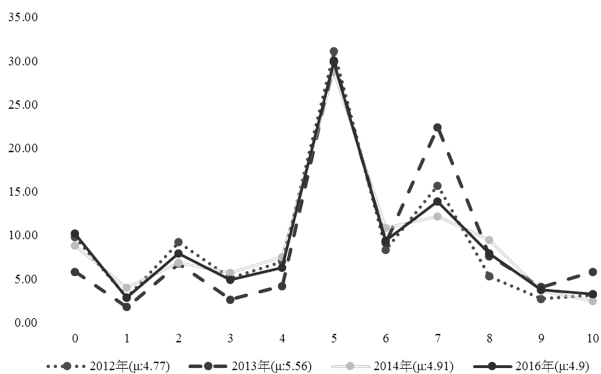


图6 选民对自民党党首的情感偏好(2012—2016年)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注:横轴表示情感温度,纵轴表示各情感温度所占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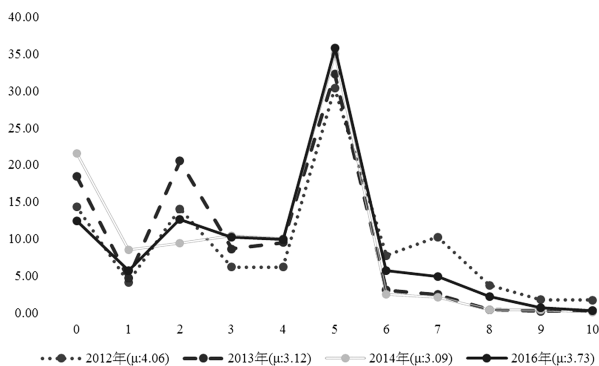


图7 选民对民主党党首的情感偏好(2012—2016年)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注:横轴表示情感温度,纵轴表示各情感温度所占百分比。

看两者吻合。比较党首的要素可以发现,民主党党首在这四次的国会选举前后经历四位党首,依序为前首相野田佳彦(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12月25日)、海江田万里(2012年12月25日至2014年12月15日)、冈田克也(2014年12月15日至2016年9月15日)和莲舫(2016年9月15日至2017年7月27日),其中野田佳彦相对来说还算是在选民中间好感度较高的党首。党首的频繁更迭一方面表明民主党党内相对激烈的派阀竞争,同时也表明政策主张的不确定性,这会影响到选民对政党的情感偏好,并最终影响到民主党的得票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民党,在这四次国会选举中没有更换党首,确保了安倍晋三的高好感度以及自民党政策的延续性。根据日本政府总务省的统计,民主党在这四次国会选举中的平均得票率位于25%~30%区间,而自民党的平均得票率则为35%~40%区间,表明了选民对自民党党首以及其政策的高度支持。<sup>①</sup>

据此可认为,选民对政党与党首的情感偏好程度若趋近正相关,更会直接影响该党在选举期间的结果。在2012年至2016年四次国会选举期间,选民对自民党以及自民党党首的情感偏好程度整体而言呈现中位且稳定上升趋势,对民主党及民主党党首的情感偏好程度则呈偏低趋势,这样的结果也反映于国会选举的选票情况。

将情感温度计的测量对两大政党及其党首

的情感偏好程度进行相关系数分析之后,得出的结果如图8所示。值得关注的是2012年众议院选举,选民对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情感偏好呈现明显负相关,这表明选民在情感温度计上给予自民党高分者会给予民主党低分,反之亦然。但是选民对自民党党首和民主党党首的情感偏好则倾向正相关,亦即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选民对两党党首并无明显好恶。但是在接下来参议院选举的时候(2013年与2016年)选民对两大党首的情感偏好开始呈负相关的趋势。如果综合选民对自民党党首较高的好感度以及对民主党党首相对较低的好感度,可以得出结论,安倍晋三作为党首比民主党的党首更受欢迎,这可以解释自民党为何不考虑更换党首而一直推举安倍作为党首并且应对选战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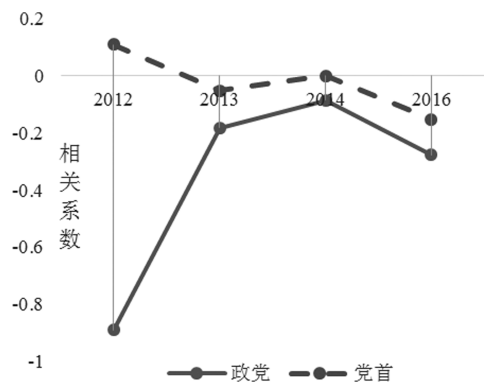


图8 选民对两大政党及其党首情感偏好相关系数图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sup>①</sup> 日本总务省网页, [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chapter1](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data/#chapter1) (2017年7月29日访问)。

## 五、安倍谋求长期政权的内在机制

通过第三节和第四节对政策议题和情感偏好的考察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选民对自民党或其党首的情感偏好倾向中位偏高;第二,党首更替频繁影响选民对政党本身的偏好程度与得票率(民主党的负面案例)。然而,单凭“情感温度计”的指标来考察安倍所带领的自民党在四次国会选举中胜选的原因仍然略显不足。如本文第三节所述,选民与政治家在关心议题领域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却并不影响自民党的得票率,这也从侧面刺激笔者需要从更微

观的侧面进行考察。上两节主要借助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自民党及其党首的优势地位,而本节主要考察偏好安倍晋三的选民有哪些特质,以及议题设定对胜选的影响程度。

为了能更系统性地厘清安倍政权胜选的真正因素,必须控制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避免统计上的虚假相关,接下来将采纳模型建构的方式,试图去验证前述图表的数据并得出可供检验的结论。在回归模型方面,笔者侧重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选民个人特质、对安倍晋三的情感温度,以及重点议题的偏好程度来分析选民将选票投给自民党的原因,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选民人口特质对安倍晋三情感偏好的相关系数

	2012年众议院选举		2013年参议院选举		2014年众议院选举		2016年参议院选举	
	系数	优势比	系数	优势比	系数	优势比	系数	优势比
常数	-4.149***	0.016	-4.478***	0.011	-5.217***	0.005	-4.697***	0.009
性别(女性=0)								
男性	-0.18	1.197	0.407**	1.502	0.022	1.022	0.07	1.072
年龄(60岁含以上=0)								
20-39岁	0.472*	1.603	0.517*	1.677	0.218	1.244	0.19	1.209
40-59岁	0.056	1.058	0.11	1.117	-0.071	0.931	-0.155	0.857
教育程度(小学·初中=0)								
高中	-0.539**	0.583	-0.678**	0.507	-0.119	0.888	0.326	1.386
专门学校	-0.635*	0.53	-0.783*	0.457	-0.177	0.838	0.598	1.819
大专院校	-0.597**	0.55	-0.654**	0.52	-0.126	0.882	0.591	1.806
研究生	-0.722	0.486	-1.034	0.355	-0.018	0.983	1.085	2.959
对安倍晋三的情感偏好	0.045***	1.046	0.049***	0.011	0.051***	1.052	0.043***	1.044
议题取向(其他=0)								
国防外交	0.409***	1.505	0.5***	1.648	0.395***	1.485	0.385***	1.469
财政金融	0.379***	1.461	0.512***	1.669	0.377***	1.457	0.376***	1.457
产业政策	0.309***	1.362	0.516***	1.675	0.462***	1.588	0.493***	1.637
年金医疗	0.36***	1.433	0.365***	1.441	0.555***	1.741	0.389***	1.476
和平宪法	0.012	1.012	-0.146	0.864	0.028	1.028	-0.145	0.865
核电能源	0.058	1.06	0.029	1.03	0.143	1.154	-0.133	0.876

数据来源:谷口-朝日调查

注:\*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

性别方面,相较于女性而言,男性会将更多的选票投给安倍自民党,特别是2014年以及

2016年选举的时候,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年龄方面,20—39岁的支持选民较多,2012年与

2013年国会选举的时候尤其明显。教育程度方面,相对于教育程度只有小学或初中的选民,在前三次的国会选举中,教育程度为高中、专门学校(即职业学校)、大学、研究生学历者是否投票给安倍自民党的问题上呈负相关,直到2016年参议院选举这一情况才得到扭转,可以理解为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会投票给安倍自民党。在议题领域方面,在四次国会选举中,国防外交、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年金医疗等议题领域呈显著正相关。换言之,关注上述四项议题的选民比较倾向于将选票投给安倍自民党。在2012年和2014年的两次众议院选举中,和平宪法、核电能源这两项议题领域也是倾向正相关,但是在2013年以及2016年两次参议院选举中,关注宪法议题的选民可能不会考虑投票给自民党,特别是最近一次的2016年参议院选举,关注宪法、核电能源议题的选民都与自民党保持距离。

为何在参议院选举中,选民们会更加对宪法以及核电能源予以关注,同时选民们不会将选票投给自民党?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选举政治的内在机理。参议院作为制衡众议院的机构,对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具有审议权。众议院简单多数通过的法案,如果没有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折返至众议院必须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可生效。安倍政权在众议院选举一帆风顺,这也让选民们开始警惕自民党一家独大、制定法案肆无忌惮的可能性。特别是修改宪法的问题上,选民们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在参议院选举中表达了此类关切。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在野党基于“反修宪”的共识而结成“野党共斗”的示范效应和宣传效应。<sup>①</sup>

当然,在修宪的问题上,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都没有刻意地去制造这样的议题,虽然安倍晋三是一位强烈的修宪主义者。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这样的大选(general election)中,如果议题仅仅聚焦在修宪这一层面,那么就有点接近全民公投的味道了,毕竟是在“是”和“否”之间选择。在议题不止一个的状况下,选民们迫切关

注的可能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所以经济政策是吸引选票的关键。对于选民而言,“经济”和“修宪”之间的关系乃是“A和B”这样的多项选择题,而不是“A或非A”这样零和的单项选择题。安倍在选举时期巧妙地操作其选举话语拉近与选民之间的距离,避开可能会招致选民反感的议题,例如公开发言时多以经济议题为主,修改宪法、提高消费税、是否表明加入TPP等议题尽量避免,一旦赢得选举就会凭借着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大刀阔斧地在选民们比较敏感的议题领域动刀。

## 六、结 语

本文以第二次执政的安倍晋三政权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2年至2016期间的四次重要国会选举的考察,对安倍谋取长期政权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归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安倍长期执政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在政策议题方面,自民党籍候选人在特定议题上的关注基本上与选民的关心议题一致。基于议题一致性这样的前提,安倍晋三在选举期间进行演说时,强调选民所关注的议题,更加有效提升选民对党首或其所代表政党的好感。另一方面,对手民主党则因议题设定不明确,只是致力于反对自民党的主张,反而获得了一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负面形象。安倍政权可以操作众议院大选的有利时机,在选举之前尽可能将议题贴近选民,而对选民所敏感或抵制的政策议题尽可能回避,待到选举结束后再另行推动。从选民偏好来看,政党党首的稳定也会影响到选民对政党的投票倾向。安倍晋三自2012年以来一直出任自民党党首,而民主党则在四年内更换了三位党首,2016年3月则是更改政党名称,如此频繁更迭党首不但影响党内发展,选民对于政党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进而影响选民的投票抉择。党首识别性高的自民党,自然保持了较

<sup>①</sup> 「共産、野党候補一本化に協力へ 夏の参院選1人区」『朝日新聞』(2016年2月22日、朝刊)。

好的政策连续性,最后获得选民较高的支持。

通过本文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民党在日本国会的强势地位短期内很难撼动。因为自民党在政策议题的关注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选举话术的操作上已经相当成熟,作为执政党占有解散众议院重新组织大选的时机选择优势。如果通过选民的视角来看,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亦十分稳固,自民党的支持群体几乎涵盖所有年龄段以及从小学到研究生学历的所有受教育群体。同时自民党在政策议题领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选民的首要关心。因此,可以做出明确判断的一点是,在当

前政治意识形态在选举政治中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修改宪法、增加军费、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敏感政治问题或许都有可能在安倍政权内顺利突破,这些在本文所设定的考察框架内不会构成对安倍政权以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现实威胁。未来自民党势力的衰落极有可能不会出现在具体的政策领域,而是可能出现在政治家自身上面。比如一直都没有灭绝的金权政治等丑闻以及安倍内阁阁僚的不适当发言等都会危及安倍晋三的任命责任,在此基础上威胁到安倍执政根基也不是没有可能。<sup>①</sup>

编辑 邓文科

## The Pursuit of Abe's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oral Politics

WANG Guangtao<sup>1</sup> KAO Yunju<sup>2</sup>

(1.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11102, China)

**Abstract:** In December 2012,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led by Shinzo Abe won lower house general election. Japan witnessed the political change for the second time in less than four years. Since then, the LDP has experienced two upper house and two lower house elections, all of which have obtained a stable majority of seats.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and public opinion circles has shifted from questioning of Abe's "short-lived cabinet" to discuss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his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ursuit of Abe's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oral politics. Firstly, Abe and the LDP endeavor to meet the needs of voters in setting policy issues. Policy issues that deviate from the electorate's expectancy are evaded in the electoral process through flexible operations. Secondly, comparing images of the party's leaders, we find that the stability of Abe role as the leader of the LDP and the high emotional preference among vot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his popularity. Finally, the broadness and stability of voters supporting Abe and the LDP mak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Shinzo Abe; Japanese politic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voting behavior

<sup>①</sup> 安倍内阁因为政策的原因而导致支持率下跌的情况相对较少,因为人事因素而导致支持率下跌的情况则较多。比如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因为东京都议会选举拉票演讲的失言而导致其辞职等事件,最后都影响到了安倍内阁的支持率。